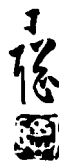


智者十发

王汝刚著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智者十发



王汝刚 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智者十发/王汝刚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9. 8

ISBN 978-7-5326-2904-6

I. 智... II. 王... III. 程十发(1921~2007)—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24411号

书名题词: 丁 聪

内封题词: 冯 远

图片提供: 程 助 程多多

责任编辑: 蒋惠雍 徐思思

整体设计: 姜 明 明 婕

智者十发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

发 行: 上海辞书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

邮 编: 200040

电 话: 021-62472088

网 址: 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印 刷: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1/20

印 张: 8.5

插 页: 4

字 数: 140000

版 次: 2009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6-2904-6/K·640

定 价: 30.00元

自序 十发先生，我对您说……

十发先生，我对您说，两年前，您驾鹤西去的那天，我含泪送您远行。就在那天半夜，我竟梦见您：您独自一人安步当车，在庭院里闲步，走得从容，走得自信……突然间，您的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绊着了，腿一软，仰头摔倒在池塘里。见状，我大吃一惊，立刻伸出双手想搀扶您起来，无奈手臂无力；我想大声疾呼，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。很快，池塘边聚拢许多人，有您的亲戚、朋友，更多的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大家都想帮助您，把您拉出池塘。无奈水势飞涨，顷刻之间，晶莹的水浪很快没过您的全身。一连串浪花过后，水面上漂浮起一团团花朵，煞是好看：大红的玫瑰、嫩黄的菊花、雪白的莲花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山间野花，五彩缤纷的花朵渐渐地重叠，把您紧紧地包裹起来，环抱成团，眼看你即将消失在花丛中，我急得大呼：“程先生，你慢点走……”花团托着您渐渐离去，唯见鲜花不见您。噢，这些花朵好生眼熟，是了，它们正是您大师妙笔下永不凋谢的奇花异葩。您是美的使者，如今您将远行，鲜花自然陪伴您同行，可是，十发先生，您全然不顾尊敬您、热爱您的亲朋好友吗？一梦醒来，我百感交集，泪湿枕巾。

十发先生，我对您说，您得承认，我是您不会画画的学生。我在您身边十九年，虽无程门立雪之毅力，也有笨鸟先飞的执著，耳濡目染，您的智慧才学使我钦佩，您的人品魅力令我折服，您的足智多谋让我叹为观止。您可知道，您在我的心目中地位有多么崇高。这些年来，我领略您的智慧，目睹您的辛劳，见证您的荣耀，分享您的幸福；同时，我也感受您的痛苦，理解您的无奈，同情您的寂寞。也许这就是上苍的安排，作为您的学生，我有责任告诉世人——大师是怎样铸就的。

十发先生，我对您说，梦醒后，我把这些告诉儿子王悦阳。他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看来，程十发爷爷在你的心目中依然存在。这样吧，我们俩各写一本书，你把日常生活中程十发爷爷的智慧点滴描绘出来；我把纵横艺坛的程十发大师，用美学观点剖析出来，也算我们父子对程十发大师的一种纪念吧。我赞同悦阳的主意，对他说：“这个主意好。我们分头行动吧，我的书名叫《智者十发》，你的书名叫《画家十发》，总名就叫‘好人程十发’。”我去北京开会，遇到中国文联副主席、著名书画艺术家冯远先生。我请他为两书题词。冯远先生熟悉程十发，欣然命笔题写“好人程十发”。不胜感激。

王汝刚

2009年7月



十发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



19年来,无数次倾心交谈仿佛仍在眼前

智者中爰

目录

自序 十发先生，我对您说……

『依好！小毛兄。』……………	1
『欢迎到我屋里来白相！』……………	4
『对不起，我是急性子。』……………	7
『依欢喜看书？蛮好。』……………	12
『拜托，替我照顾好吕蒙同志。』……………	15
『这叫花为媒。』……………	19
『一只宝塔，放在蒸笼里。』……………	23
『蝶恋花。』……………	27
『一天天，辰光过得快来。』……………	31
『原来「打桩模子」就在我身边！』……………	36
『我有了条件，造幢房子送给你。』……………	40
『不敢想象……』……………	49
『我为姐姐送行。』……………	54

『依姆妈听戏去了……』	60
『换了我，也一样的。』	63
『住在地球上，是要付房租的。』	70
『演员需要留一点本事。』	77
『让大家开开心。』	81
『现在小偷的文化层次也高了。』	86
『一同前进请帮忙。』	89
『做当家人不容易。』	96
『摇呀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』	102
『这场运动，唉，大革文化命……』	109
『幽默二字，不太好解释。』	114
『不好抢人家饭碗的。』	128
『这里大热天不出汗，勿灵的。』	132
『依么，王汝刚，王小毛呀！』	137
程十发年表	144

“依好!小毛兄。”

金轮银钩,时光如流,虽然岁月相隔遥远,但是往昔幸福的印象,依然如此清晰和温馨。

此生有幸,我有缘亲近程十发大师。十发先生是书画大家,公认的国宝级巨匠。他善于挥毫泼墨,在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中播撒真善美。他的作品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人类文化的瑰宝。十发先生是幽默大师、杰出睿智的学者,他著书立说,字里行间充满真知、乐观、豁达、超脱的精神,他的美学观点广为流传,在大千世界中弘扬人类大智慧。十发先生又是平民艺术家,在芸芸众生世俗生活中极具个性,他才思敏捷,谈吐充满了智慧,言语并不多,却常常在不经意间妙语连珠,使人捧腹大笑而且回味无穷,展现了一代大艺术家独特的魅力。

我对十发先生非常敬慕,自叹不如,愿意当他一名不会画画的学生,蒙他不弃,称我为忘年交。我则对十发先生执弟子礼,自己定位是十发先生的学生。惭愧的是,虽说近朱者赤,耳濡目染,可是,我至今还不会画画,倒是写过一首打油诗聊以自嘲:“程门立雪仰书斋,提笔不敢染青苔。毕竟翰墨熏人醉,沾得几分好色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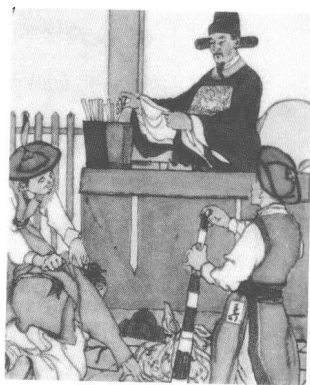
屈指数来,我在十发先生身边聆听教诲长达十九年。大师多年来对我的身传言教、耳提面命,让我感念在心。如今,大师驾鹤西去已两年,但是,他的精神永存,他的音容宛在。大恩难报,巨恸连悲,恨自己才疏学浅,无能宏论大师的笔墨世界,拙笔只能记录大师生平琐事,将多年来对大师累积增长的所知所解,凝于笔端,公之于众,虽或挂一漏万,但望弘扬善道,为研究大师高超艺术、梳理大师思想文脉,提供一些浅薄的资料,略表我对程十发先生的无穷敬意和怀念。

我与大师的相知相识可以这样概括:初识大师,缘于一本连环画;交往大师,缘于一句笑话;亲近大师,缘于一幅作品;永别大师,缘于一件衣服。

20世纪60年代,我在上海报童小学念书,平平淡淡读完六年小学课程,顺利地完成了升学考试。暑假里,接到中学的入学通知,我父母看见入学通知很高兴,主动询问我要些什么礼物作奖励。我蓄

谋已久，实话实说：“邻桌的同学带来一本连环画，下课时低头翻阅，这本书图文并茂，非常好看。因此，这次升学我特别认真，就想考好成绩，让你们奖励我。别的东西我都不要，买一本连环画《海瑞罢官》给我吧。”

父亲二话不说，拉着我就朝新华书店跑去，谁知一连走了好几家都没买到，最后，在老城厢小南门附近的书报亭里，我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。我把这本“小人书”视为珍宝，包上包书纸，放在自己枕边，看了又看，读了又读。不多时，对于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、对白内容，我简直了如指掌，信手拈来。我还牢牢记住了连环画绘制者的大名——程十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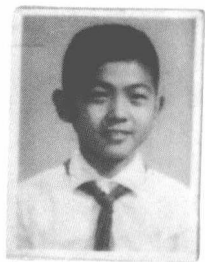
《海瑞的故事》选页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离开工厂医务室，参加滑稽剧团工作，从此，跻身文艺界，与海派文化名人接触的机会相对多了。不过，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，那些蜚声中外的文化名人在我心目中犹如高不可攀的泰山北斗、高山景行的鲁殿灵光。偶尔见面，唯有垂手请安问好，根本谈不上聆听教诲。

有一次，我临时接到通知，去市文联参加一次文化界会议。由于时间紧张、交通不便，等我心急火燎匆匆赶到会场，会议已经开始。我急忙找了个空位坐下，谁知竟然坐在了主宾席。这时，我才发觉，邻座的是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先生。我不禁又惊又喜：既为自己的唐突而不安，又暗暗欣喜万分，能够近距离仰慕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真是缘分也。我仔细观察程十发院长，他的气质不同寻常，风度翩翩，仪表堂堂，时而侧耳聆听报告，时而闭目静心思索，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智者。

主持人宣布散会后，我急忙起身向十发大师问好：“程院长，您好！”十发先生朝我一笑：“喔，原来是王小毛。依好！小毛兄。”我不禁一愣：真的没想到，大师竟然也知道王小毛？

1987年5月1日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一档新奇有趣的节目《滑稽王小毛》，从此，上海这座城市里多了一个热情、善良、憨厚、嫉



小时候的我已是“程迷”了

恶如仇又助人为乐的公民——“王小毛”。这档连续广播剧，每周播出三集，每集重播两次，星期天播出《王小毛信箱》，也就是说，市民每天下午六时都能听到“王小毛”的声音。由于这档节目构思新颖独特，内容切中时弊，演员阵容强大，因此，很快在上海以及江苏、浙江地区走红。“王小毛”这个虚拟的人物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我是“王小毛”主要扮演者之一，因此，不少熟悉我、喜欢我的观众干脆叫我“王小毛”。没想到此时大名鼎鼎的程十发先生竟然也亲切地称我为“小毛兄”！

我面带愧色对十发先生说：“程院长，依折煞我了，我怎么敢与您称兄道弟。”十发先生浅浅一笑：“勿碍格，勿碍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”我真诚地说：“程院长，依是德高望重。”十发先生从容接口：“我是跌跤怕痛。”我由衷赞叹道：“依介大年纪，卖相哪能介好？”十发先生狡黠地一笑：“我介大年纪，依还忍心卖脱我？”旁观者闻言无不放声大笑。程十发先生敏捷的反应、幽默的辞令，使我自叹不如，甘拜下风，在脑海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

十发先生与我总有说不完的话

“欢迎到我屋里来白相!”

1991年夏天,我国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自然灾害。洪水无情人有情,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投入抗洪救灾。上海文艺界积极响应,准备在上海体育馆举行赈灾千人义演、义卖。消息传出后,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和演员报名,要求参加公益活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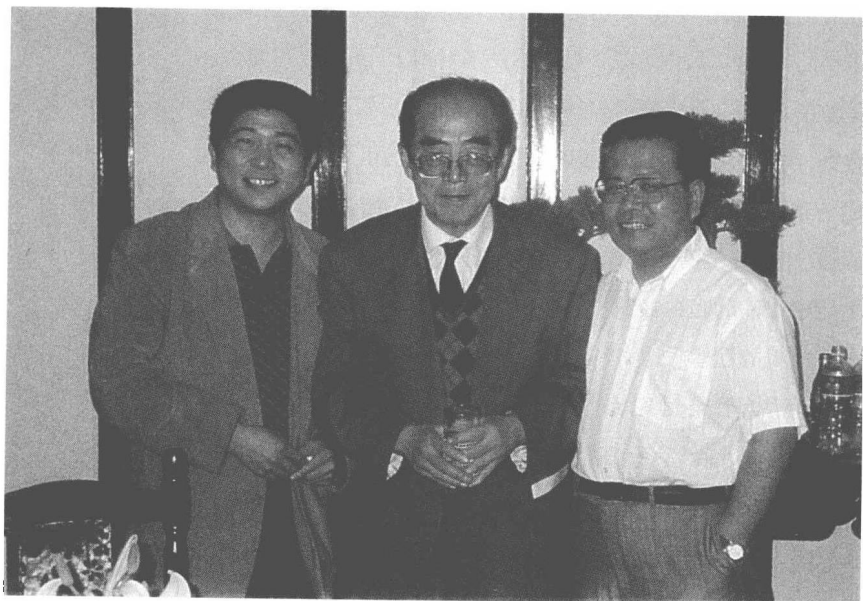
8月18日,上海文艺界千人大义演活动在上海体育馆内拉开帷幕。场内灯火辉煌,精心装饰的巨型舞台,中央悬挂着“灾区在我心”五个闪闪发光的大字。义演会标图案是心型中一双相握的巨手,心型外围呈红色,内层是白色,表达出热血浓于水的寓意。舞台两侧的过道上,整整齐齐摆放着20只大型红色捐款箱;主席台两侧,8部簇新的热线电话机在铺着白布的长桌上等待着热情的捐赠。

根据导演安排,这次募捐活动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。为了确保晚上电视直播的效果,全体人员必须在下午走台,带机试录。

那天,体育馆里人山人海,文艺界老中青三代演员登场,阵容空前强大,共计约有1200多人参加活动。刚过中午,各路明星早早来到现场,他们中间有影视表演艺术家张瑞芳、白杨、秦怡、王丹凤等;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丽芳、童祥苓、张南云、王梦云、夏慧华、尚长荣、言兴朋、方小亚、奚中路等;昆剧表演艺术家王芝泉、计镇华、刘异龙、岳美缇、张铭荣、张静娴、梁谷音、蔡正仁等;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、尹桂芳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张桂芳、徐天红、吴小楼等;港台明星则有童安格、罗文……大家分别表演京剧《军民战洪图》、昆剧《八仙过海斗蛟龙》、越剧大联唱《手足情》等。擅长喜剧表演的李天济、仲星火、李家耀、吕凉、姚慕双、周柏春、杨华生、王双庆、吴双艺、陈卫伯、蒋云仙等著名演员合作表演方言诗歌朗诵。

程十发院长不顾年迈体弱,冒着难当的酷暑,亲自带领上海中国画院的著名画家们赶来参加赈灾活动。他们通力合作绘制了巨幅作品,现场义卖,善款悉数捐献灾区人民。

在后台休息室,我看见了程十发院长,他穿着大会统一的服装:白色T恤衫,胸前一行鲜红的大字:灾区在我心——上海文艺界赈灾大汇演,显得神采奕奕,格外精神。我走上前,恭恭敬敬向十发先生问好:“程院长,依也来啦,辛苦,辛苦。”十发先生笑吟吟地说:“不辛



与十发先生(中)、龚学平书记(右)合影

苦，我们画院的老先生、老同志都来参加了，喏，这位是唐云先生、朱屺瞻先生、谢稚柳先生、吴青霞先生……”面对众多书画大师、名家，我应接不暇，唯有微笑点头致意。

十发先生问我：“今朝你们演什么节目？”我介绍道：剧作家梁东写了小品《小金库》，内容是灾区洪水泛滥，牵动了千家万户的心。阿王是位怕老婆的人，厂里召开为灾区捐款大会，阿王受到现场情绪感染，热情如火，主动提出捐献人民币一千元，但是，一摸口袋，才发现一分钱都没有。于是，阿王只得带着工会主席老娘舅到自己家中取钱。怕老婆的阿王是没有正当零用钱的，他的经济来源全靠平常生活中揩油的私房钱，正当阿王从套鞋里、墙角里，东拼西凑，取出小金库里的私房钱时，妻子正好下班回来。她见状追问来龙去脉，阿王含糊其词，企图蒙混过关，谁知欲盖弥彰，越描越黑……眼看小金库东窗事发时，幸亏工会主席老娘舅能言善辩，从中调停，终于化干戈为玉帛。小气的妻子受到教育，居然一反常态，也捐出五元人民币：“喏，再让阿王捐献五元，这是我给阿王面子，也好让他在单位里做做人。”

十发先生听我介绍剧情后，哈哈大笑，颇感兴趣地问：“这个节目听起来蛮好，你们哪几个演员表演？”我介绍说：“我扮演阿王，张小玲扮演妻子，李九松扮演老娘舅。”十发先生热情地鼓励说：“正式演起来一定更加好。其实在生活中，可以提供创作的题材蛮多，这个节目与抗洪救灾的内容结合得蛮好的，不容易。”

那天，演出现场自始至终洋溢着人间真情，谱写着爱的赞歌。一曲曲深情的颂歌、一段段动人的舞蹈、一份份热心的捐赠，无不寄托着上海人民对灾区同胞的赤诚之心。

赈灾活动圆满完成。结束时，我与十发先生分手道别，十发先生对我发出邀请：“欢迎到我屋里来白相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是急性子。”

面对程十发先生的盛情邀请，我受宠若惊。其实，从内心来讲，我何尝不想亲近大师？何况，我脑海里酝酿着一件事，还得有劳十发先生公断呢。

我的父亲王新祥，以前曾经开设茂泰兴营造厂，专门从事承接房屋建造和仿古家具的制作。因为与职业有关，父亲喜爱收藏工艺品和字画。童年时，我家居住在一幢石库门楼房里，楼下的客厅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摆设布置，全部是雕花太师椅、琴桌等红木家具。印象中，有件家具名叫“拼圆”，特别有意思，平时这两张半圆的桌子，分别安置在左右对称的墙角，一旦需要，立即可以天衣无缝合成一张大圆桌。客厅的墙上总是悬挂着书画作品，这些画轴平时放在书房，逢年过节，父亲会挑选几张应景的作品来更换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十年“文革”中，我家整幢石库门楼房被人抢占，全家人被迫扫地出门，所有的工艺品、字画被洗劫一空……

好不容易盼得“文革”结束，父亲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全部推翻，恢复政治和生活待遇。抄家单位通知我们去认领书画，父亲喜出望外，带着我去领取被抄去的书画，谁知，库房里只有几张被人挑剩的破画，父亲气得拉着我空手而归。

有位多年好友，他知道我为失去书画而痛心，就安慰我说：“有人送我一幅国画《牧马图》，从作品风格来看，似乎是程十发的手迹。但是，作品没有署名，也没有盖章，真假难辨。现在我把这幅画送给你，至少能让你画饼充饥，望梅止渴。”我感谢朋友的深情厚谊，收下了这幅画，一直妥善地珍藏在家里。

多年来，我有个心愿：请个鉴定家来考证这幅作品的真伪。当然，若是能让程十发先生亲自鉴定那就更好了。但是，我也知道，普通老百姓想要接近大师级人物，谈何容易。

苍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，事情发生了转机：某天，我在路上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姚逸之。我和姚逸之有“三同”：第一年龄相同，两个人都属龙；第二住址相同，曾同住一条弄堂；第三经历相同，“文革”后期，我们两个人都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遭到冲击，同赴江西农村插队落户。

江西地域宽广，我和姚逸之并不在同一处插队，只是回沪探亲时才能见面。姚逸之从小喜欢美术，下乡后仍勤奋作画，后来，他不凡的绘画才能终于被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发现，借调他担任美术创作员。经过努力，他又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，在上海一家报社任美术编辑，对美术界情况比较熟悉。当我对好友倾诉心愿时，姚逸之竟笑着说：“老兄，你莫不是在摆噱头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在下正是程十发先生的学生？”我喜出望外，请他帮忙引见。姚逸之答应可以帮忙，但是不可限定时间，因为十发先生的工作实在繁忙，他不仅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，还是全国政协委员、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长、西泠印社副社长等等，社会活动很多，确实难有空暇会客。

在我几次催促下，姚逸之总算与十发先生预约好见面的日期。1991年的一天早上，逸之与我兴冲冲来到吴兴路十发先生府上，门铃响，小保姆出来告诉逸之：“程先生一早起身就在等你们，眼看你们没来，他这才匆匆赶往松江办理急事。不过，程先生留下话，若是姚逸之陪客人来访，可到松江修竹远山楼见面。”姚逸之告诉我：“十发先生在家乡松江的住处即修竹远山楼。”我是个急性子，对逸之说：“既然程先生有话，让我们去松江见面，那还等什么，走吧。”可是，当我们驱车赶到松江时，看门的老伯伯却告诉我们：“程先生说，恐怕家中有人等他，必须要赶回去。因此，在这里取了东西，连口茶也没喝，就赶回市区了。”于是，我与逸之马不停蹄，再赶回上海市区，真可谓“一波三折，好事多磨”。此时，我的心里很内疚，看来十发先生的确事务繁忙，我真不应该去打扰他。

当我们再次赶到吴兴路程府时，十发先生已笑容可掬地亲自出门迎候，他热情地说道：“欢迎，欢迎‘王小毛’来作客。”这时，十发先生的夫人张金铎也闻声走到客厅：“双方都走岔路了吧？其实，你们不要走来走去，坐在这里等就可以了，程先生是急性子，他出门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十发先生接着夫人的话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急性子。”

我忙回答：“不碍，这条路我也是经常走的，我的外婆家就在金山廊下。”

十发先生深感意外：“喔唷，我的祖居是金山枫泾，你的外婆家



初登程門



观十发先生作画